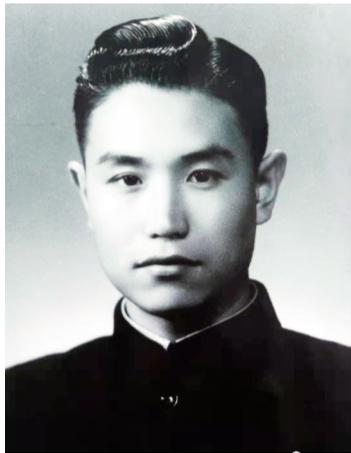




“米珠刘”传奇(三)



刘子云在上海。

□ 张店 刘培国

九、刘家有座“拥军炉”

刘家大院在西寨街最西头，离西阁很近，圩里圩外出入方便，加上房子多院子大，“拉锯”的时候是部队驻扎之地，共产党的队伍国民党的队伍都来住。

国民党只住过一回，住的人少，时间不长，很快就走了。国民党走了，住进了共产党。他们人多，刘家人把住房合并，腾出更多的屋子给解放军住。“光棍堂”、大西屋、小东屋，都给他们住上了。解放军纪律严明，每天早晨在院子里操练，晚上回来了开会。他们每个人才一身军装，还必须得干净整齐。大冷天也要求拆洗棉袄，刘家家里的女人们、邻居都帮着拆洗。棉袄着急干，晚上封了火，放到几只米珠炉台上焐，“米珠炉”于是有了一个雅号，叫“拥军炉”！过一段时间军装褪了色，再用草木灰和红土煮水染。军装洗了没有替换，怕战士们冻着，刘家、邻居家找些便衣来先给他们替换着穿上。战士们很感激，空闲时候就帮着家里干活，推磨、扫院子，家里十分热闹。

战士赵玉龙胃不好，就给他摊煎饼吃，比干饭好吃多了。八路军在刘家住的时间长，刘元芳记得最少也有两年多。刘家照顾得好，军民有了亲情，赵玉龙、岳全修、徐茂勤、黄向举，还有一位姓孟的战士，都拜了刘黄氏、刘孙氏干娘。刘元蛟和他们一般年纪，拜了干兄弟。

后来，他们接到上级命令，“换防”到神头电厂去了。刘家的干娘挂念赵玉龙的胃不好，天天打发刘元芳去电厂送饭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“换防”换远了，刘元芳才不送饭了。

那时，共产党的军队很艰苦，赵玉龙头一回发军饷，一个月的军饷才买了两个小风溜溜哨子玩具，给了刘元芳、刘元珍每人一个。今年86岁的刘元珍和83岁的刘元芳，对这件事记忆犹新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赵玉龙、岳全修经常带着媳妇来刘家住，关系很亲近。

八路军在刘家大院驻军，也非偶然。刘元龙媳妇孔庆秀的二姐孔庆凤，是博山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，经常在西圩开展工作。刘元龙常年不在家，孔庆凤以往妹妹家为掩护，组织寨上的妇女们为解放军做军鞋，孔氏姐妹俩都是做军鞋

的巧手。

十、德兴永业务顶梁柱

德兴永先前掌柜是赵鼎三，后来是张文卿，一直到公私合营。刘元龙头脑灵活，在德兴永、贸易公司做贸易，学会了外语。后来曾去上海开拓市场。旧时，去百货公司买东西，营业员都是称好几两几钱，开一张小票，夹到一个夹子上，从铁丝上一推，推到高处的收款台，收款员用算盘算账，单价换算，收款。小夹子没等从铁丝上走到收款台，都是买的啥东西，各是几两几钱，共计多少钱刘元龙早已算得一清二楚。

刘元龙在德兴永从干小伙计开始，到干大伙计，地位逐渐上升。在掌柜张文卿和王奉斋、付举贤、蔡宏远、王泽润等职员们那里都被高看一眼，这源自他业务精道，可谓德兴永业务顶梁柱。

刘元龙博闻强记、过目不忘，又精明强干、付出在先，北京德兴永的掌柜说，你除了姓名，还得有一个“字”，酷似三国里的子龙赵云，叫子云吧！刘元龙就叫了刘子云。

德兴永在博山有收购点，也就是分号，最早设在大天井王满堂家，后在陈家胡同。

某日一早，刘元蛟媳妇乔廷兰去赵家后门陈家胡同德兴永分号送软和煎饼（刘家供他们吃煎饼），咋也敲不开门，赶忙回家告诉了家人。这时刘元龙在北京，刘在海跑来一看，三个小青年伙计，一个倒在屋门口，一个倒在桌子底下，一个倒在床底下，都已经气绝身亡，这就是天津某家报纸上登载的博山德兴永煤气中毒事件。这才告诉北京总号，刘子云跟随掌柜张文卿赶往博山处理死亡事故。

出了三条人命，德兴永要给三个家庭大额赔偿，刚刚从赵鼎三那里接手掌柜的张文卿眼看着德兴永就要倒闭。张文卿眼前就像塌了天，没了主意。这时刘子云提出一连串方案：一是好好与死者家庭商量，征得他们谅解，在适当提高赔偿数额的前提下，对三个家庭的赔付分期进行，先行赔付半数或者三分之一；二是剩余的赔偿3年以后加上利息一并付清；三是德兴永的资金困难千方百计广开门路自行解决；四是德兴永对东家的付息恳求照顾宽限……张文卿听了，长舒了一口气，觉得这是些切实可行的办法，随即请刘子云去分头打理。经过一番协商，各种协议顺利达成，德兴永得以继续经营，免遭倒闭。刘子云又说服东家掌柜，深入博山南部山区，收购稀缺资源花椒油，打入北京市场，德兴永终于起死回生。

从此，德兴永掌柜知道刘子云是个忠勇可靠、善于担当的明白人，成了掌柜的得力助手，备受重用。掌柜的请客，刘子云陪同。掌柜的看戏，刘子云也得陪同。北京捂雪天，掌柜的吩咐刘子云，去中山公园定下暖阁子（亭子间），再去丰泽园订上一套全桌。近中午时分，雪开始飘落，掌柜的邀集客商挚友，陆陆续续来到中山公园，暖酒赏雪。还跟着掌柜出去听戏，梅兰芳的戏，马连良的戏，京剧名角

都听过。在天桥听戏时，曾经看过练摊的骆玉笙，艺名小彩舞，京韵大鼓一字号，与梅兰芳齐名。

在北京走动久了，刘子云对文物有了一种职业上的敏感。某个夏天，吃罢晚饭，没事出来遛弯，看见一个老太太拿着一个东西在劈柴火，一看，是一件青铜器，似吕布方天画戟的戟头，再劈一下这件东西可能就毁了，“大娘，这件东西你千万别再动了！”“我得劈柴火！”“好了，我给你买柴火，我给你买斧子。这件东西国家要收购你的。”第二天，刘子云使上北京大板车，拉去了一板车柴火，还有斧子，“这是我答应给你买的柴火、一把斧子。”他把那件东西收了过来，后来据说进了中国国家博物馆。类似的事情，刘子云在北京做过很多。

十一、公私合营，刘子云转型国家职工

1956年，全国工商界大改革——公私合营，作为私营料货庄的店员，刘子云转型后成为外贸公有事业单位职工，工作更加积极热情，成为了外贸公司的骨干力量。1957年，北京市商业局主办的第一个“业务骨干培训班”，北京市特种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派刘子云参加。195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，刘子云又被公司派往人民大会堂安设国宴、布置会场。

公私合营后的北京外贸公司，有食堂有宿舍有暖气，一人一职，生活工作方便。外派博山采购站工作，至少要自己生炉子取暖做饭、和煤劈柴，多数职工不愿来博山采购站。刘子云独子，父母年迈，妻子又刚生了二胎，博山家里需要人手。从不服输的他顶着双重压力，毅然接受了博山采购站的繁重任务。

博山收购站的确很不好干，生活不方便，一个人又得管账，又得装箱包货，又得发货，太麻烦。刘子云任劳任怨，工作认真。他在收购站倒仓库，那么大的木箱，上百斤重，他竟然喊上妻子帮忙来抬，从西屋抬到东边敞篷，一趟一趟。大女儿刘升琴已经十来岁，怕母亲把腰闪着，每一趟都上去扶着木箱，生怕歪了。

不久，遭遇三年自然灾害，全国粮食、副食品极度匮乏，单位食堂供应不足，吃不好吃不饱大家会有意见，管理食堂的工作都知道难干，吃的问题被推到风口浪尖，成为领导最棘手的问题。这时就需要办事公道、不谋私利、精打细算、勇于奉献的人来管理食堂！于是北京外贸公司人事处的人事调令电报来了：“兹调刘子云同志担任北京市特种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食堂负责人工作。”物资这么匮乏的时候回去干食堂，好干吗？公司贪图刘子云为人正直、办事公道、一丝不苟。刘子云是个哪里需要哪里去、不计个人得失的人，立马打点行装，赴北京就任。

十二、刘子云再得千金

刘子云妻子孔庆秀生了升琴，正是博山“拉锯”的时候，兵荒马乱，刘家又开始转行。孔庆秀在家里专管着摊煎饼，别人送煎饼，刘元蛟媳妇和三妹刘元凤

管着推煎饼糊子，刘孙氏还年轻，管着看小驴碾粮食。孔庆秀摊煎饼手艺好，一天到头摊。孔庆秀手巧，晚上还得给全家人做衣服，做鞋。全家人穿的布鞋，搓麻线，打格襟、纳鞋底、绗鞋帮，都是孔庆秀包揽。升琴五个姑们的嫁妆都得孔庆秀来做，三姑刘元凤有特别的爱好：绣花鞋要求插满帮，就是不能像平常只绣鞋面前头，要从鞋头至鞋尾全绣满花；衣服不但要做得合体、板正，葡萄扣鼻，要打得俏，钉出来看着精神。四姑、五姑在学校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穿的白衬衣、蓝制服，都是嫂子孔庆秀手工缝制，看衣裳领口、衣襟的做工，如同机器做的一样。白天摊煎饼，晚上做衣裳，还看着地炉火，上来下去不住脚。外人看上去，孔庆秀不如别的女人随和，不像别的女人出来进去串串门，西家东家聊聊天，实际上是里里外外一摊子家务事，没有那份闲心。白天是炉上炉下干不完的活，到了晚上歇了工，她才有工夫坐下来，在灯底下拿起全家人的针线活。她常常告诉升琴，衣裳可要仔细穿着穿，都是娘熬夜给你们做的。

刘子云多数时间不在家，妻子长期熬夜，吃不好饭又劳累。忙年的时候孔庆秀更累，1951年的一天，孔庆秀突然晕倒在厕所，幸好丈夫在家，赶快送赵庄医院。赵庄医院检查为严重贫血。输血以后，医生嘱咐家属，一定要让她吃上饭，少熬夜，吃早饭总比输血强。大夫单独对刘子云说：“这次治疗，可能要影响到以后的生育，也许再也不会怀孕了。你先考虑治病，还是看重生育？”刘子云毅然决然地表示：“治病要紧，让她身体好起来！先不考虑生育问题。”身为独子的刘子云毅然决然，很重视妻子的身体健康，精心为妻子调治，大家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十分叫人尊敬。

孔庆秀出院回家，注意调养身体。1953年孔庆秀正式做炉，加入琉璃合作社专门做小米珠。升琴从小深知母亲的劳累，就管着给母亲擀杖子。小米珠的杖子细，比粗杖子用力小一些，但是使的数量多，升琴每天要擀完比一个玉米还粗的一把杖子。小孩子腿上皮肤紧，蹲一会小腿肚子就涨得受不了。记得放学后晚上写作业，母亲给孩子支一招：“蹲得腿肚子疼了，起来写作业；写作业歇了腿，再去擀杖子，替换着干。”包给升琴的杖子，必须都擀完了才能去睡觉，母亲没有时间替她擀。

父亲工作在外地，家务活不能给母亲帮忙，打水、撮搭火、扫地、擦桌子，都是升琴的任务。唯有一次，傻傻的升琴问了娘亲一句：“娘，别人家的这些活路，都是兄弟姐妹们分着干，咱们家只有我一个人干，姊妹们多了多好啊！”母亲一愣，没有回答。过一会说：“你好好帮我干活，我多做珠子，挣了钱给你买金笔。”1957年博山百货公司在银市市后院内开百货展销会，母亲给升琴买了两支金星钢笔和一些笔记本，升琴高兴得不得了！

1959年春上，孔庆秀回娘家，孔家桥的娘家兄弟姐妹们都来，咱轱辘把上机关卫生所才来了一个中医，说是治疗妇女月经

不调和不孕不育很有效，外号叫他“高神仙”，你去找他看看吧！就去看大夫，高大夫给调理了几个月，身体出现了“异常”：白天精神倦怠，困乏嗜睡，做着炉就打盹。从不吃零食的她，正做着炉，听街上咋呼“卖燕羹”，撂下杖子就往外跑，说跑慢了生怕卖燕羹的走了。这么含羞自律的孔庆秀，想吃燕羹想到这种程度！又该去看大夫改处方了，大夫一把脉，说：“吃完这三副药，别再来了。”回家一想，别再来了？病不好治咋着？原来有赵庄医院不能怀孕的结论，自己没敢往怀孕上想。药吃完，又去问大夫，“不是说不叫你来了？”“又添啥病了吗？”“没添病，你有喜了！”这才知道是怀上了孩子。孔庆秀一时悲喜交加，13年不孕不育，一个中年妇女的内心压力可想而知，丈夫越是没有埋怨，自己压力越大。

都知道升琴母亲孔庆秀没有生育，怀胎的时候，穿着一个哈达尼长棉袄，在炉棚做珠子，怀上了，不显，也没人去想。升琴母亲是孔家桥孔家的人，从小贤惠，有涵养，轻声细语，灵巧得很。等生了小女儿春兰，人们都问：“你又抱了一个？”“俺自家的。”

孔庆秀生春兰是在大西屋生的，出生时不足月，8个月，下生长指甲。在那个交通工具缺乏的年代，很多孕妇愿意在自己家里生孩子，只要医院检查了胎儿正头正脑，在家里生，产妇产妇免受路上颠簸，要是冬春冷天产妇和婴孩，省得遭受风寒。那时的医院允许医生上门接生，提供方便。

那天晚上，孔庆秀有了临产症状，升琴二婶、三婶就去博城医院请来了一个医生，她问后知道，这是一个13年没生育的二胎39岁高龄产妇，又刚刚查出风湿性心脏病，这大夫感到了接生的风险。这个时候再去医院也来不及了，她就建议去请刘同珍。刘同珍的名字在博山城区家喻户晓，有口皆碑，她技术好，人也好。这夜她不值班，要到家里去请，刘子云半夜去敲门。没想到刘同珍立马答应，背上药箱，直奔西寨。

刘同珍来了，她从来都是和和气气，亲亲热热，没有架子。孔庆秀见她来了心中高兴，极度紧张的情绪稍有放松。刘同珍不慌不慌，一边做着准备，一边安慰孔庆秀，不断地在和她说话，“不要紧张，平静些，你放心吧，孩子很快就来了。”她那和蔼安详的神态，使孔庆秀放松了许多，等待中，孩子降生了。是个小女儿，刘子云高兴地合不上嘴，13年后的第二个孩子总算盼到了，全家人如获至宝，升琴喜在心中：可有了和我做伴的啦！子云喜欢地为小女儿取名：刘春兰，意思是：时逢早春，其馨若兰。

这夜下了一场小雪，房上地上都盖了薄薄的一层白。临明天，刘大夫把产妇和孩子处置安妥，踏着小雪回了家。时在1960年3月25日凌晨。后来，刘同珍告诉刘子云，接生这个孩子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，也做好了急救准备，不断和孔庆秀说话，是为了放松她的情绪，这样对分娩有利。刘同珍确实是一位既有医德又有经验的好产科医生。孔庆秀在世时，常对孩子们说，不要忘记刘大夫的恩德。